

(20,46)

「我們到(20,46)了。」

激昂宛若號角的呼喚自楠溪林道 9.5K 的森林深處響起，植調 B 組長小美的高昂嗓音透顯出一年來樹種調查經驗深植的老成，可才喊完，她立刻用孩子氣的語調與組員談笑開來，那隱隱的自在是這年輕的生態系學子自己沒察覺的，可她這聲(20,46)已經把我帶到遠方，想到王家衛電影 *2046* 那一格格幽暗閉鎖的空間，一群在房間內等待、哭泣、微笑、交媾、書寫、喃喃自語與為情而傷的男男女女；還有那女機器人，生活在男作家周慕雲想像的 2046 年，由於機械與感官的老舊遲緩，在密閉車廂任服務生日久的她，總是過了好久才想起要笑；過了好久才開始淚流。我笑了，(20,46)就在眼前，只不是 *2046* 中幽閉的房間，而是可以橫軸、縱軸一格左右、上下延伸的自然空間，在這幾乎遺世獨立的玉山國家公園楠溪林道植調樣區內，我對未來的時空想像被加上括弧與逗點，在這加點加框的動作中，數字指涉的意義轉變了，也無形中顛覆我習以為常的城市邏輯。

我俯視(20,46)大樣區的邊界，對那區的樹種調查產生莫名憧憬，可那區是陡坡，加上連日來雨水大量沖刷，地表泥濘濕滑，對一半成員是新手的團隊來說，難度與危險性都偏高，貿然動手只會降低工作效率，況且還有另外兩植調組高手躍躍欲試，基於安全與工作倫理，組長決定往東，從(22,46)樣區開始。

「這張圖很重要，是五年後複查的依據。」又敏在座標圖格線上打叉，在叉的右下角標記樹種編號，反覆確認樹種編號、樹與樹之間的相對位置。多年來在歐亞美各國旅行累積的讀圖經驗，讓我對這張格線圖充滿瘋狂的建構想像，地圖上一個個小叉，五年，十年，甚至百千年後，都可能長成盤據一方的樹王，這群人有幸站在一棵棵樹成長與衰亡的座標點，去撫摸嶙峋樹皮、去仰望崢嶸樹身，不約而同地翻轉樹葉，去追蹤葉脈的紋路與結構。

「長葉木薑子和屏東木薑子葉背基部都有魚骨頭，白新木薑子葉脈是三出脈。」小美用植物檢索表的特徵描述法，比較木薑子屬與新木薑子屬葉脈的異同。有幾個瞬間，我感受到這群人溝通的語言正在質變，失卻隱晦冗長的文法、句型、組織與象徵意義，轉化成具象精確的數字、符號、座標與樹種特徵，大地被規劃成方正的座標圖，夥伴們用共識的語言呼喊一棵接一棵樹的名號。從調查密度來說，這群人可說正在展開戶口普查，普查對象是樹，樹的身份證是一個個精緻的長方形鐵牌，上面烙刻的樹種編號是下梯研究人員欲揭開樹種秘密的重要密碼。

很久以前我就想過，我想寫一棵樹的故事，描摹他的外表，建構他的生活環境，追蹤他的生平點滴，蒐集人們對他的觀察瞭解，如今，在這片海拔 1800 公尺高的中海拔針闊葉混生林帶，舉目都是線索，都是可揭身世的對象：樹冠衝天的長尾栲、腰肢粗壯的狹葉櫟、葉片有人臉頰般圓大的大葉石櫟，總讓森林新生真假莫辨的假長葉楠，還有薄葉柃木與細枝柃木，都是茶科，都名柃木，葉片長寬、厚度與觸手質感卻大異其趣。滿地都是材料，我卻慌了，不知道該從那棵開

始好。我得選定一棵樹，或許是有兩、三千年歷史的松、柏科老樹，至少可拿他層層疊疊、密密實實、曲曲折折，同心圓狀向外擴展的年輪來嚇唬人，可幾天下來的搜尋，我驚訝地發現楠溪林中沒有一棵樹是年輕的，至少他們的樹皮摸起來都粗糙崎嶇，一出生就長出被歲月凹凸溶蝕的痕跡；有的沒長到可供植調組測量記錄的「離地 130 公分處，胸高周長 3.14 公分以上」，就已殘肢斷臂，主幹匍匐在地殘喘了，可這躺臥的姿勢只是樹們橫行林地的姿態，不是死亡的依據，只要枝幹上陸續冒出綠芽，只要有那麼一點新意與生的慾望和勇氣，死亡便不成立，植調人員便會帶著震顫的語調呼喊「附註 MS」而不是「附註 MD」。

我在楠溪林道 9.5K，(2,49)大樣區的(1,1)小樣區，編號 16283 的附註欄寫下「一分支量不到」，對這棵狹葉櫟降生的位置半是詫異、半是激賞。他身體微傾，像要探出頭俯看汨汨淌流的楠溪支流，立在滿是貓蔓延、牛蹲伏的陡坡，仍拼命將根往地心猛紮，盤根錯節，能伸多長就多長，能扣多緊就多緊；樹身已被藤花椒的木質化藤蔓狠狠攀援糾纏，竟還在樹高 130 公分以下處歧出整圈自在抽長、可供記錄的分支。

資深領隊江綸走到他跟前，停住，仰視參天樹冠，環視闊大樹身，遍數圍繞腰身、高低起伏的分支後說：「遇到樹王了。分支超過 20 個，去拿工具，要花點時間在他身上了。」

歷經三天調查後，我承認逐漸在植調工作區發展出某些慣性，懂得跨過渾身是刺的伏牛花；知道如何捏住藤花椒沒有針刺的地方，小心翼翼地拉提、穿繞過藤蔓，再提醒後來的人不要遇刺；對夥伴一蹲下來，刺到咬人貓，立刻彈簧般跳起的森林蛙跳動作也漸漸不以爲意，然而此時要繞過盤據(2,49)的樹王周邊貓、牛區，看來是難了。我們備好十八班武藝：皮尺、大捲尺、白鐵牌、蘭花牌、尼龍水線、粉筆、噴漆、高枝剪、採集袋、封口袋、標籤紙、望遠鏡、一公尺標準桿、調查記錄表、方格紙、鉛筆、原子筆、橡皮擦，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。

測主胸周時，得將柔軟的大捲尺平貼樹皮順油漆線前進，中途遇小藤蔓可用手指輕挑藤身，拱出可供捲尺通過的空隙；遇大藤蔓則需借助大起子，將起子的扁平頭輕輕插入緊緊附著的藤蔓，一手握住起子不鏽鋼處，另一手握把柄，測好力道後下壓握把處，便可撬起結實的藤蔓。蜿蜒如蛇的藤蔓老愛對大樹糾纏不清，渾身上下的刺更讓人有不除之不快之感，但測量時還是得守住不干擾原則，將一切可能的人爲改變降到最低，不輕易破壞原初的生態環境，連擾人的藤蔓也不能傷。人的原則如此，樹王可不輕易妥協。他將大半圈樹身傾出地表，半懸在溪流上方；抓地的另半圈樹身則爭先恐後地大冒分支，分支們環肥燕瘦，姿態迥異，有支伸長了手去抓葉隙灑落的陽光，頂著圈圈點點光斑的葉子猶如一頂變化多端的小花帽，葉尖懸而不落的露珠反射出晶瑩剔透的碧綠與絕美。我拾起一片負載不了露珠的狹葉櫟落葉，拇指在鋸齒葉緣往返搓揉，不痛，葉背淺淺的絨毛摩挲指尖皮膚，順出舒服的柔軟感。

我希望在樹王身邊逗留久一點，可組員們已經開始對測量主胸周大傷腦筋，光是要將大捲尺繞樹身一周，就遇到技術上的困難。高瘦的昱辰拉著捲尺頭鑽進

眾分支拱出的空間，才進到一半便被頭頂密實簇擁的樹枝卡住了，只好倒著身子跳下樹，摸摸鼻子的塵土，望樹沈思起來。江綸繞樹巡一圈，最後站在樹根處仰望身材高挑的盈敏，要她踩到他肩上，以便將昱辰傳來的捲尺頭遞給大樹另一頭的小美 — 她正將左手左腳鉤住樹腰，拼命構直右手要去接那看不見的捲尺頭 — 盈敏連搖頭說自己太重，怕把江綸踩傷了。身材高壯的組員們面對巨大巍峨的樹王不知所措，我望著昱辰踩出的樹徑，靈機一動，放下調查記錄表，雙手分別攀住堅硬的分支，腳踩樹瘤，一跨，整個人鑽進方才昱辰卡住無法再進的位置，我的身材較嬌小，好處是在這侷促空間能再挪前一點、再一點。

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與這整個暑假下不停的雨，導致林子裡的泥土一直維持在濕潤鬆軟的狀態，棗紅色雨鞋踩進落葉與腐土鋪成的凹陷處，我感覺腳底的濕軟泥土正緩緩陷落，迸出幾聲樹枝嘩啾斷裂的抗議聲響，大概是近百年的歲月中，還不曾有過渾身穿得綠油油的小女生，沒等他同意就主動投懷送抱，樹王被這群爬上跳下的頑皮孩子鬧醒了，可仍舊保持大師風範，凝神靜待，看我們還要在他身上耍什麼把戲。為鞏固下盤，我稍微蹲距下半身，左、右手分別抓住粗壯分支來穩住上半身，背脊靠堅韌的分支們撐托，胸腋貼到樹身時，竟接收到一陣陣新鮮清涼的氣息，我驚呆了，以為那是樹王在呼吸，均勻平穩、舒緩有致、不疾不徐，散發出巨大安定的力量，有那麼個短暫瞬間，我差點忘了自己在工作，直想在這股穩重氣度中待上更悠長的歲月。

「接住。」一聲提醒喚醒了我，綁上石塊的大捲尺頭傳到我右手掌，我將它置換到左手，任務是盡量將石頭扔到江綸站立處，方便他抓到捲尺，可他堅持將軀幹與手臂伸長到可以接到石頭的位置，一碰到他蜷曲的手指，我鬆口氣，鬆開石頭，階段性任務交接完成，剩下的就是將捲尺繞過藤蔓這些細活，那些高大的夥伴將活接去做。

我跳下樹，拍拍臂膀的塵土，任務卸下了，心頭卻湧起一股得意。

「感覺如何？」小美笑問。

我臉紅，與樹王的親密接觸可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的，可小美這一戲問，我卻認真了起來。站在大樹下想樹，文明定義的樹隨翻飛的葉片不斷在翻轉。從小的認知，爬樹一直是男孩的專利，羨慕著馬克吐溫《湯姆歷險記》那對老愛往樹屋攀爬的兄弟 — 湯姆和哈克。小女孩長大了，可那卡通般的圖像卻仍鮮明地烙印在腦海：男孩站在大樹上高舉勝利手勢；女孩站在樹下等待，臉上掛著兩行滴滴答答的淚水 — 爬不上樹或被禁止爬樹而流的。爬樹這活動曾經短暫創造了性別，愛爬樹的孩子是頑皮、搗蛋、不聽話的，但大多是男孩，能爬上樹的男孩也隱然成為孩子們景仰的對象，因為他們夠靈活、夠叛逆、夠不聽話，在媽媽拿棍子追著喊打時能一溜煙爬上樹，氣得七竅生煙的媽媽站在樹下仰望，大呼小叫要孩子下來，卻拿不出具體方法。有樹可逃的圖像曾讓多少穿裙子長大的女孩想換裝當男孩，不過說穿了還是想爬樹的慾望在作祟。很可惜，經過文明的洗禮，爬樹這行為慢慢穿戴上禁忌的衣袍，爬樹成為男孩和女孩對危險的必要認知，成為孩子們永恆的夢想。我一直想爬上一棵大樹，想不到爬樹的想望被成長的種種教

誨壓縮到快消失且快被遺忘時，竟在楠溪林，一下子用這麼巨大的身影蹦到我面前，讓我得以一躍而上，一窺究竟。爬樹已然不是湯姆與哈克的特權。樹冠生態學家瑪格麗特·羅曼在《爬樹的女人》詳述她如何利用繩索、吊車、熱氣球、升降平台、懷孕時坐著採櫻桃的籃子，一次次登上森林樹冠層探索，最後更在樹冠與樹冠之間建立起步道，透過一年一度的「傑生計畫」，將最先進的電訊科技升上樹，讓全球五十萬學子與一萬兩千名教師可以透過螢幕窺探樹冠的奧秘。我為這女人從無到有發明出的爬樹法感到驚嘆，為這科學家懷孕時還能搖著櫻桃籃上樹拍案叫絕，可我也讀出女科學家選擇森林的孤獨，在幾乎是雄性獨霸的科學界，一個想要登上樹頂的女人需要更大的堅持與勇氣。矛盾的是，在這片被拉出一格格大小樣區的深林中，我希望性別的疆界存在，也不存在。不要它存在，因為我想擁抱的不只是樹王，也是樹后，是無論我是男是女，都不會拒絕我的大樹；不要它存在，因為學習用科學方法瞭解樹們的生平，不只是男人的事，女人也想這麼做。它存在，在於夥伴們需要身材較嬌小的女孩鑽進樹身協助測量時；在於女孩可以發揮無邊無際的想像，去感受樹王的溫柔擁抱與脈搏的跳動時；在於女孩可以不但可以爬樹，完成任務跳下樹，還能得到男隊員讚許的目光。

全體組員通力合作下，終於確定樹的基本資料。

調查日期：2005年8月24日

調查樣方西南角座標：(2, 49)

小樣方 Plot	編號 Tag No.	物種 SP.	樹高 (m)	主胸周 (cm)	分支胸周 (cm)	附註
(1,1)	16283	狹葉櫟	C	390cm	22 個分支	一支量不到
MS 主幹傾斜；MD 主幹死亡；C 高度達樹冠						

楠溪畔午餐後，雨跟著來了。來不及拉完(5,49)樣區繩，雨就穿林打葉了，大夥兒紛紛穿上雨衣，背起調查工具，沿溪畔走回去。經過藤本組的標記區，沿途的花草樹木受溪流滋潤，美到漾得出水來，過斷木巨橋，攀上鋁梯，繞過水塔——工作站淙淙不停的水流來源——走入水管路，跟在泰雅組長 Ino 身後，我想起那張貼滿工作站牆面的大樣區圖，電腦繪製的座標格爬滿龍飛鳳舞的筆跡，每天收工時，各組長們會在本日調查完成的樣區格內簽名以示負責。昨天我去大樣區圖查了(20,46)，發現那區被 Ino 那組高手完成了，錯過這一區，我有點悵然，沒忘記第一天上工小美(20,46)那聲高呼，喚出我對植調工作的悸動與對森林原初的激情。我回頭，再看一眼走過的樣區。每天，新的座標點在延伸；每天，工作人員重複著尋找疆界、拆除疆界，再尋找疆界的動作；每天，森林用肉眼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速度在變化，啓示人們去細究更微小而不為人知的神秘。這一段調查經歷終究會過去，然而有了這段經歷，森林就不再是原本的森林，大地不再是原本的大地。我想起孩童時期愛玩的跳格子遊戲，以各色粉筆在地上劃出一格格邊線與交叉線後，輕擲石頭，以石頭降落的格子為準，再以單腳或雙腳跳入那格內，拾起石頭，再擲石頭，目標是跳到最頂端的格，越界或壓線者必須重頭開始。為了超越前次的紀錄，孩子們樂此不疲，一玩再玩，深深沈醉在身體與大地的遊戲中。